晉書

六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无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无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為荊州與謝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

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 德協靈符 應運撥亂 釐整天衢 勳格宇宙 化動八區 肅以典刑 陶以玄珠 神石吐瑞 靈芝自敷 肇基天命 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 纂隆洪緒 皇羅重抗 天暉再舉 蠢矣二寇 擾我揚楚 乃整元戎 以膏齊斧 亹亹神算 赫赫王旅 鯨鯢既平 功冠帝宇

歌文帝

太祖齊聖 王猷誕融 仁敷四塞 天基累崇 皇室多難 嚴清紫宮 威厲秋霜 惠過春風 平蜀夷楚 以文以戎 奄有參墟 聲流无窮

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 允龔欽明 應期登禪 龍飛紫庭 百揆時序 聽斷以情

殊域既賓　僞吴亦平　晨流甘露　宵映朗星　野有擊壤　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　天羅解貫　元皇勃興　網籠江漢　仰齊七政　俯平禍亂
化若風行　澤猶雨散　淪光更曜　金輝復煥　德冠千載　蔚有餘粲

歌明帝　曹毗

明明肅祖　闡弘帝祚　英風夙發　清暉載路　姦逆縱忒　罔式皇度
躬振朱旗　遂豁天步　宏猷允塞　高羅雲布　品物咸寧　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　道澤玄播　式宣德音　暢物以和　邁德蹈仁　匪禮不過
敷以純風　濯以清波　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同規放勛　義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　仰嗣洪德　爲而不宰　雅音四塞　閑邪以誠　鎮物以默
威靜區宇　道宣邦國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　聖心虛遠　雅好玄古　大庭是踐　道尚无為　治存易簡
化若風行　時猶草偃　雖曰登遐　徽音弥闡　愔愔雲韶　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　於昭于天　靈明若神　周淡如川　冲應其來　實与其迁
亹亹心化　日用不言　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　觀流弥遠　求本逾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晋　欽哉烈宗　同規文考　玄默允恭　威而不猛　約而能通
神鉦一震　九域来同　道積淮海　雅頌自東　氣陶醇露　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　巍巍聖功　萬國来賓　禮儀有容　鍾鼓振　金石熙
宣兆祚　武開基　神斯樂兮　理管絃　有来斯和　説功德
吐清歌　神斯樂兮　洋洋玄化　潤被九壤　民无不悦　道无不往
禮有儀　樂有式　詠九功　永无極　神斯樂兮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

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合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為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為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曆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言其時主脩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制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御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

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无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无彊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言景帝一万国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礼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稚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

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爲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脩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靈之祥　石瑞章　旌金德　出西方　天降命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驤　繼大舜　佐陶唐　讚文武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寇叛　蜀虜强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鷹揚　震乾威　曜電光　陵九天　陷石城　梟逆命　拯有生　万国安　四海寧

宣受命

宣受命　應天機　風雲時動神龍飛　御葛亮　鎮雍梁　邊境安　夷夏康　務節事　勤定傾　攬英雄　保持盈　深穆穆　赫明明

沖而泰 天之經 養威重 運神兵 亮乃震斃 天下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 敵失據 威靈邁日域 公孫既授首 群逆破膽

咸震怖 朔北響應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 德雲布

宣輔政

宣皇輔政 聖烈深 撥乱反正 順天心 網羅文武才

愼厥所生 所生賢 遺教施 安上治民 化風移

肇創帝基 洪業垂 於鑠明明 時赫戲 功濟萬世

定二儀 定二儀 雲澤雨施 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 道教痛 天地變化 有盈虛 蠢爾吴蠻

武視江湖 我皇赫斯 致天誅 有征無戰 弭其圖

天威横被 廓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 御天威 聰鑒玄察 動與神明協機 從之者顯
逆之者滅 夷文教敷 武功巍 弗違祥 享世永長
猛以致寬 道化光 赫明明 祚隆無疆 帝績惟期
有命既集 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 糾姦回 萬國殊風 四海乖 禮賢養士
羈御英雄 思心齊 纂我洪業 崇皇階 品物咸亨
聖敬日躋 聰鑒盡下情 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 繼天理萬方 武將鎮四隅 英佐盈朝堂 謀言協秋蘭
清風發其芳 洪澤所漸潤 礫石為珪璋 大道侔五帝 盛德踰三王
咸光大 上參天與地 至化無內外 無內外 六合並康乂
並康乂 遘茲嘉會 在昔羲與農 大晉德斯邁 鎮征及諸州
為藩衛 功濟四海 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　聖策施　長虵交解　群桀離　勢窮奔吳

獸騎厲　惟武進　審大計　時邁其德　淸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　僭號天一隅　劉備逆帝命　禪亮承其餘　擁衆數萬

闚隙乘我虛　驛騎進羽檄　天下不遑居　姜維屢寇邊　隴上爲荒蕪

文皇愍斯民　歷世受罪辜　外謨蕃屏臣　內謨衆士夫　爪牙應指受

腹心獻良圖　良圖協成文　大興百萬軍　雷鼓震地起　猛勢陵浮雲

逋虜畏天誅　面縛造壘門　萬里同風教　逆命稱妾臣　光建五等

紀綱天人

天序歷

天序歷　應受禪　承靈祜　御群龍　勒螭武

弘濟大化　英雋作輔　明明統萬機　赫赫鎮四方　咎繇稷契之疇

協蘭芳

禮王臣　覆兆民　化之如天與地　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　德隆聖皇　時清晏　白日垂光　應籙圖
陟帝位　繼天正王衡　化行象神明　至哉道隆虞唐元首敷洪化
百僚股肱並忠良時太康　隆隆赫赫　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　天符發　聖徵見　參日月　惟我皇　體神聖　受魏禪
應天命　皇之興　靈有徵　登大麓　御萬乘　皇之輔　若闞武
爪牙奮　莫之禦　皇之佐　讚清化　百事理　萬邦賀　神祇應
嘉瑞章　恭享禮　薦先皇　樂時奏　磬管鏘　鼓淵淵　鍾鍠鍠
奠樽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悅康　宴孫子　祐無疆　大孝蒸蒸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　盛德聖且明　受禪君世　光濟群生　普天率土

莫不來庭　顒顒六合　望風仰泰清　萬國雍雍　興頌聲
大化洽　地平而天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群英　夙夜乾乾　萬機是經　雖治興　匪荒寧
謙道光　冲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煌
曜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　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宵零　肅神祇　祇上靈　萬物欣戴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　大致人　武教於時日新　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從　節有序　盛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禡　申法誓
遂圍禁　獻社祭　允以時　明國制　文武並用
禮之經　列車如戰　大教明　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
濟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　運將徂　軍國異容　文武殊　乃命群吏

撰車徒　辯其號名　讃契書　王軍啓八門　行同上帝居
時路建大麾　雲旗翳紫虛　百官象其事　疾則疾　徐則徐
四衡旋軫　罷陣弊車　獻禽享祀　烝烝配有虞　惟大晉
德參兩儀　化雲敷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　金德常剛　涼風清且厲　凝露結爲霜　白藏司辰
倉隼時鷹揚　鷹揚猶尚父　順天以殺伐　春秋時序　雷霆震威曜
進退由鉦鼓　致禽祀祊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　芬烈陵三五
敷化以文　雖安不廢武　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祜

順天道

順天道　握神契　三時示講武事　冬大閱　鳴鐲振鼓鐸
旌旗象虹霓　文制其中　武不窮武　動軍誓衆　禮成而義舉
三驅以崇仁　進止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闞武　惟闞武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殺不殄群　偃旌麾　班六軍

獻享蒸　脩典文　嘉大晉　德配天　祿報功
爵俟賢　饗燕樂　受茲百祿　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　謙謙德所興　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然
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　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　睿聖世相承
我皇陟帝位　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　祥氣見其徵　興王坐俟旦
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　覆簣成山陵　披圖按先籍　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　祥氣萬里會　龍飛何蜿蜿　鳳翔何翩翩　昔在唐虞朝
時見青雲際　今親遊萬國　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　清音隨風邁
成湯隆顯命　伊摯來如飛　先天天不違　輟耕綜地綱　解褐袷天維
元功配二王　芬馨世所稀　我皇叙群才　洪烈何巍巍　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万機　神化感無方　髦才盈帝畿　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諮
茂哉明聖德　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　職掌山與川　德侔十六相　思心入無間　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　黄雀應清化　翔習何翩翩　和鳴棲庭樹　徘徊雲日間
夏桀爲無道　密網施山河　酷祝振纖網　當奈黄雀何　殷湯崇天德
去其三面羅　逍遥群飛來　鳴聲乃復和　朱雀作南宿　鳳皇統羽群
赤烏銜書至　天命瑞周文　神雀今來遊　爲我受命君　嘉祥致天和
膏澤隆青雲　蘭風發芳氣　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　甘餌芳且鮮　臨川運思心　微綸沉九泉　太公寶此術
乃在靈秘篇　機變隨物移　精妙貫未然　游魚驚著鈎　潛龍飛戾天
戾天安所至　撫翼翔太清　太清一何異　兩儀出渾成　王衡正三辰
造化賦群形　退願輔聖君　與神合其靈　我君弘遠略　天人不足并
天人初并時　昧昧何芒芒　日月有徵兆　文象興二皇　蚩尤亂生靈
黄帝用兵征萬方　逮夏禹而德衰　三世不及虞與唐　我皇盛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天祥　率土蒙祐　靡不肅　庶事康　庶事康

穆穆明明　荷伯祿　保無極　永太平

鼙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鼙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列之後云

鼙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　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中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　盛德在泰始　聖皇應靈符　受命君四海　萬國何所樂

上有明天子　唐堯禪帝位　虞舜惟恭己　恭己正南面　道化與時移

大赦盪萌漸　文教被黃支　象天則地　體無爲　聰明配日月
神聖参兩儀　雖有三凶類　靜言無所施　象天則地　體無爲
稷契並佐命　伊呂升王臣　蘭芷登朝肆　下無失宿人　聲發響自應
表立景來附　咩闕順羈制　潛龍升天路　備物立成器　變通極其數
百事以時敘　萬機有常度　訓之以克讓　納之以忠恕　群下仰清風
海外同歡慕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昔日貴雕飾　今尚儉與素
昔日多纖介　今去情與故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濟濟大朝士
夙夜綜萬機　萬機無廢理　明明降訓詺　臣譬列星景　君配朝日輝
事業並通濟　功烈何巍巍　五帝繼三皇　三皇世所歸　聖德應期運
天地不能違　仰之彌已高　猶天不可階　將復御龍氏　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　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　應期輔魏皇　入則綜萬機　出則征四方　朝廷無遺理
方表寧且康　道隆舜臣堯　積德踰太王　孟度阻窮險　造亂天一隅
神兵出不意　奉命致天誅　赦善戮有罪　元惡宗爲虛　威風震勁蜀

武烈懵強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
我皇邁神武秉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
時變故多艱東征陵海表萬里克朝鮮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
群凶受誅殛百祿咸來臻黃華應福始王凌爲禍先

景皇篇 當魏曲魏歷長古曲長久長

景皇帝 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 帝王道大 創基既已難
繼世亦未易 外則夏侯玄 內則張與李 三凶構逆 亂帝紀
順天行誅 窮其姦宄 邊將御其漸 潛謀不得起 罪人咸伏辜
威風振萬里 平衡綜萬機 萬機無不理 召陵恒不君 內外何紛紛
衆小便成群 蒙昧恣心 治亂不分 叡聖獨斷 濟武常以文
順天惟廢立 掃霓披浮雲 雲霓既已闢 清和未幾間 羽檄首尾至
變起東南藩 儉欽爲長虵 外則憑吳蠻 萬國紛騷擾 戚戚天下懼不安
神武御六軍 我皇執鉞征 儉欽起壽春 前鋒據項城 出其不意
並縱奇兵 奇兵誠難御 廟勝實難支 兩軍不期遇 敵退計無施

豹騎惟武進　大戰沙陽陂　欽乃亡寃走　奔虜君雲披　天因赦有罪
東土放鯨鯢

大晉篇　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晉　於穆文皇　蕩蕩巍巍　道邁陶唐　世稱三皇五帝
及今重其光　九德克明　文既顯武又彰　思弘六合　兼濟萬方
內舉元凱　朝政以綱　外簡武臣　時惟鷹揚　靡順不懷
逆命斯亡　仁配春日　威踰秋霜　濟濟多士　同茲蘭芳
唐虞至治　四凶滔天　致討儉欽　罔不肅虔　化感海內
海外來賓　獻其聲樂　並稱妾臣　西蜀猾夏　僭號方域
命將致討　委國稽服　吳人放命　馮海阻江　飛書告喻
響應來同　先王建萬國　九服為藩衛　亡秦壞諸侯　序祚不二世
歷代不能復　忽踰五百歲　我皇邁聖德　應期創典制　分土五等
藩國正封界　莘莘文武佐　千秋遘嘉會　洪澤溢區內　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　聽鑒盡物情　顧望有譴罰　竭忠身必榮　蘭芷出荒野
萬里升紫庭　茨草穢堂階　掃截不得生　能否莫相蒙　百官正其名
恭己慎有為　有為無不成　闇君不自信　群下執異端　正直羅浸潤
姦臣奪其權　雖欲盡忠誠　結舌不敢言　結舌亦何憚　盡忠為身患
清流豈不潔　飛塵濁其源　歧路令人迷　未遠勝不還　忠臣立君朝
正色不顧身　邪正不並存　譬若胡與秦　胡秦有合時　邪正各異津
忠臣遇明君　乾乾惟日新　群目統在綱　衆星共北辰　設令遭闇主
斥退為凡人　雖薄供時用　白茅猶為珍　冰霜晝夜結　蘭桂摧為薪
邪臣多端變　用心何委曲　便辟順情指　動隨君所欲　偷安樂目前
不問清與濁　積偽罔時主　養交以持祿　言行恒相違　難饜甚谿谷
昧死則乾沒　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撿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　再飛再鳴　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　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　翔庭舞翼　以應仁乾　皎皎鳴鳩　或丹或黃
樂我君惠　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　魚在江湖　惠而不費
敬我微軀　策我良駟　習我驅馳　與君周旋　樂道忘飢
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　彈琴鼓瑟　聊以自娛　陵雲登臺
浮遊太清　攀龍附鳳　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　氣流芳　追念三五　大綺黃　去失有
時可行　去來時同　此未央　時冉冉　近桑榆
但當飲酒　為歡娛　衰老逝　有何期　多憂耿耿
內懷思　深池曠　魚獨希　願得黃浦　衆所依
恩感人　世無比　悲歌且舞　無極已

獨禄篇

獨獨禄禄水深泥濁 泥濁尚可 水深殺我 雍雍雙鴈遊戲田畔

我欲射鴈 念子孤散 翩翩浮萍 得風遥輕 我心何合與之同并

空牀低帷 誰知無人 夜衣錦繡 誰别僞眞 刀鳴削中倚牀無施

父寃不報 欲活何爲 猛獸班班 遊戲山間 獸欲囓人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何淡淡 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觀滄海

孟冬十月 北風徘徊 天氣肅清 繁霜霏霏 鵾鷄晨鳴 鴈過南飛

鷙鳥潜藏 熊羆窟棲 耨鎛停置 農收積場 逆旅整設以通賈商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冬十月

鄉土不同 河朔隆寒 流澌浮漂 舟船行難 錐不入地 豐藾深奧

水竭不流 冰堅可蹈 士隱者貧 勇俠輕非 心常歎怨 戚戚多悲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土不同

神龜雖壽 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 終為土灰 驥老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 自言尊 百尺高樓與天連 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綆汲寒漿 汲寒漿 飲少年 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 我欲渡河河無梁 願作雙黃鵠還故鄉

還故鄉 入故里 徘徊故鄉苦身不已 繁舞寄歌無不泰

徘徊桑梓遊天外

鼓角横吹曲鼓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角用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為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

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妓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

子白頭吟之屬是也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鶵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鶵然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阿子及懽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為此二曲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聞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　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杯柈舞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劒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之相呼曰公云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巳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曜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

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償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
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
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
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鍾鼓〻吹也澄遠又
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償弔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
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
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鍾鼓之奏遂闕起
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
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
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
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
遠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
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
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

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光顯宣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晉書志卷第十三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烏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逮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

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佽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爲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爲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自義陽王望爲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爲崇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

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後如舊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為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袞冕綠盭綬所以殊於常公也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緜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君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君戶賊曹

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劒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皁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增參軍為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

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緜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

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事者及内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緜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録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禄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

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
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
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揔統內外諸軍矣魏明帝
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
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
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
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
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
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緜絹菜田田
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下都督
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吏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
一人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
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

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官有錄名蓋自憙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揔己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二十匹秋七十匹緜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項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爲尚書令以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

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脩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爲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

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恒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為六曹之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為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

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侍中案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儐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為中常侍後遂止常為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

通直散騎常侍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

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

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皆爲之

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員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

四人中書侍郎蓋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中書舍人案晉初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御名）爲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御名）爲秘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靈臺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爲之及晉改爲協律校尉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

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黄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

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
省衛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廄驊
騮廄龍馬廄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
置太僕省故驊騮爲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鉤盾等令又有青宮列丞鄴玄武苑
丞及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及渡江哀帝省
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太倉籍田導官三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
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
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

哀帝省并丹楊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晉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爲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爲臺主

治書侍御史案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及魏又置其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

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一員

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及晉置員九人品同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云

○殿中侍御史案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及晉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又案魏晉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吳琨則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魏別為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司隸校尉案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歷漢東京及魏晉其官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

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一百人卒二十人及渡江乃罷司隸校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

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者為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為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為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候尋復為領軍

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為相以韓浩為護軍史

奐為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
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元
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
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
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
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以羊琇為
左趙序為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
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
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魏晉逮于
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為

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
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
衛佽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
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
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
持披冗從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
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
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
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
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
嘗出射雉勰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
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
皆謝勰閑解甚爲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並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

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
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
帝後以儲副躰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
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
珧爲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省
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
屬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
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
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
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
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録事戶
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
耳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
爲太保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後諸傅或

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來置詹事終孝
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
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
前驅導威儀
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
令及晉自為官不復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
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
孝武太元中又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為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
名號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
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
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
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勗以
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
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為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
岳任大而諸王為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
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万世之固帝
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
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

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万户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户王置一軍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公国户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万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户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不滿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户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

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爲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蒞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內

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録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

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録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已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

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

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爲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爲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爲荊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志第十五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皁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於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赬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衮兼鞸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黻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自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會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賈入異

憲飾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爨鷸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弃六冕以袀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摠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雍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殫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旗騈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太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價略而損者

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既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櫨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櫨文畫轅及轓青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末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鶡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鶡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囊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為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為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

旒以會万國之賔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王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鍚(鍚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金鍐而方釳(金鍐謂以金鍐爲文施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繁纓馬膺前在如索帬)五路皆有鍚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鉤膺即繁纓也瓖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爲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鸞者也)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竪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鍐鏤鍚黃屋左纛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

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纒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綏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郡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輦椄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緑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国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幢置弩箙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載以次屬車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兎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隷劉毅糾劾其罪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緑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

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皁蓋朱裏云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並駕牛
陽遂四望總牕皁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三人引　次洛陽令皁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左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　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

人　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

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
右並駕駟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黃門麾騎中道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
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佽飛督領
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
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
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闟戟車
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鑾旗車中道
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
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
行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
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卻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次高蓋
中道左罼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

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樫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　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一馬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

竪旗安車邪拖之 次蹋猪車駕馬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馬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 次御軺車 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 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馬牛中道 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 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馬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 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流蘇馬六十匹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各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 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

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声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吏主簿並騎從幰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〻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〻〻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 次大戟一隊 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 弓一隊 弩一隊〻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並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櫳文畫轓文輈黃金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
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
形制如皁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勳德者特給之
通幰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
屬以下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別給大車特進及車騎將
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
二軺車施耳後戶一乘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
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
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
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皁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

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剱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皁蓋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軿而賤軺

車魏晉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黒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黄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㯗畫轅黄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雲㯗畫輈黄金塗五采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薄石山軿紫絳罽軿車皆駕三騩馬爲副女旄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輜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

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

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皁交路安車駕三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御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皁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皁交路皁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軺車止乘漆布輜軿銅五采而巳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皁交路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路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

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及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車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太不如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為名自晉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為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驂乘侍中妻陪乘丹楊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非后王之制爰至庶人各有等差及

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

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緌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縹紺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韍絳袴韎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韎黑

爲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黄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琁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已下七章

遠遊冠傳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横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緌綴以白珠其餘

但青絲而已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如幘顔其一剌上而方下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黒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縁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史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爲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

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閎孺爲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中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爲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説者以爲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縟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爲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述展筩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傅子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

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說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鬭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為之制如版以竹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為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育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漢天子八佾五行

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竪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黄門從
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官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
服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宫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
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
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為冠
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去後人壮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
司馬衛士服之術氏冠前圓吴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
莊王復鵔冠是也鶡冠加雙鶡尾竪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鷄而微
黒性果勇其鬬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壮士至秦漢
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黄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謂之合皮為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璂璂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邸冠下柢也象骨為之音帝也）天子則縫有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帢按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

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幍本末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為
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為慶弔服
巾以葛為之形如幍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為
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
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
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
幍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幍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幍
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
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為彫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
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
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

白虵劒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虵劒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于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摽摽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摽外官絳摽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摽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脫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

已來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給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要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襮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劒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簪上宮正會

則於殿下脫劍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綬一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襪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襮皁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

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于寘玉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
綬佩采瓄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爲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
髻七鎮蔽髻黒玳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助蠶之
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
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鎮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揺皆有簪珥
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
邪首爲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
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
深衣制縁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晉書志卷第十五

輿服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淳虞各有攸次兄之習不肅而成子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廢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耡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焉蓋藏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兗豫漆絲之會燕齊怪石

之府秦邠旄羽迫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冊草遼西旃罽之鄉葱右捕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揔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傾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赦玄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没一南埋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曾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求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

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龍飛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二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

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粥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粮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

閭闔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闕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采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輦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

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濵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粮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餧饉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絶十餅之麵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准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挻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

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
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
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
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
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
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
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
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
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
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堨汝水造
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
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
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
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

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潦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耬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

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毎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横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毎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

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勑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

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帶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甞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埆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

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

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
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
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
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
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
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
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
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
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
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
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
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

於今者水潦氾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
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
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
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
所脩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
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
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
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
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
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
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
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
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緜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
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户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

於永嘉喪乱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迁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揔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継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麦而関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麦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呉大飢死者以百數呉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黄門侍郎虞斐桓彜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已来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尭舜不能使野無寇盗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強不陵弱

故有国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内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国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国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継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継制王公以下十三戸

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
石鱉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
收租之制八　以下口稅三斛唯不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
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
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
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
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
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
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
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
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
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

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化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化貨在乎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飡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蓋百姓可百年无化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国利国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万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万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无猒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
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
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万
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无
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
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
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
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国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
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
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
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
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
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

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肆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乱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幷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

錢一朝斷之便爲弃物是有錢无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大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无異情朝无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万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国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
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
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
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
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
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
絕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
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
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
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
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
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

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傅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黄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

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庚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妻與徵役

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
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
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
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
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
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
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
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
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
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

故木失其姓天戒若曰旂所以挂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亡之棄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

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揔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阯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

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二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為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末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為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為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牧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姏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

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遥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
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
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
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
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
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
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
踈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
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

之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
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
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
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
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脩宮室飾臺榭
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

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
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
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雎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
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
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
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
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
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
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

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
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
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
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飈起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
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
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
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
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君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䰟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

殺人也邑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

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殺人漂失財產
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
觸情恣欲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
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
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湧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
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
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
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

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楊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宫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兖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楊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烝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簒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内懷不臣傲很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陽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

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荊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

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怨愁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骼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

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羞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孼時則有雞旤（音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孼孼則芽孼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寖深也

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御名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

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又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游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蒸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買易干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廄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昊戒若昆此隋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

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

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

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褼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之惡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亡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

崇實之應也泰始之後中国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

太康中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産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

永嘉後劉后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員男子頭方員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千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

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為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敝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荊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繐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

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天子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亦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褊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

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

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无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踊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莚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莚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昺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